

金色的墓地

杨志科
著

作家出版社

金色的
墓地

杨志科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色的墓地 / 杨志科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063-8101-7

I . ①金… II . ①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2121 号

金色的墓地

作 者: 杨志科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 @ 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3-8101-7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旋风，红彤彤的旋风，大家都来瞧啊，墓地显灵啦！”一个疯老头子，手里举着一把孜孜燃烧的香火，在匡家峪村铺满鹅卵石的大街上东奔西颠，呼唤左邻右舍，来街上观看神奇的红旋风。他穿着一身宽大的黑色粗布衣裳，体型枯瘦，面颊干黄，皱纹里藏满了污垢，头顶秃得明晃晃的，下巴上稀稀拉拉长着几根白色的胡须。别看他貌相丑陋，行为卑俗，但要说起他的当年，那可是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抗日战争期间，他曾是匡家峪村抗日民兵大队第三分队分队长，在大队长匡火鼎的指挥下，带领他手下的四十多个生龙活虎般的民兵，打伏击，炸碉堡，埋地雷，搞夜袭，打过无数个胜仗，立下过汗马功劳。在一次战斗中，敌人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穿过，从后耳根钻出来，险些丢了性命。被摘除眼球的左眼窝，落下一个像老鼠洞一样的深坑。受到损伤的脑神经，让他时常处于一种半是糊涂半是清楚的状态。老汉大名叫卢老七，由于伤残原因，村里人有的唤他疯七爷，也有的戏称他为“独眼龙”。一群土孩子追在他的身后，他喊一句，孩子们跟着喊一句，叽叽喳喳地跟着起哄。奔走呼喊上一阵子，卢老七就会停下脚步，站在街上，对着村南方向，口中念念有词，向旋风中的魂灵祈福。黄色的火苗在香头上呼呼地燃烧着，火苗后面拖着一道灰色烟雾，宛若一缕荡漾着的灰丝带，弥散着扑鼻的香气。

匡家峪村地处太行山脉，村的南边有座山叫韩王山，山势险峻，层峦叠嶂，林木苍郁，云遮雾罩，在阳光的照射下，山上经常会出现一种奇特的魔幻般的光影，若似瑶池仙境，神秘莫测。山脚下有片方圆数百亩的墓地，墓地中上千座用水泥堆砌而成的坟头，一排一排的，犹如演兵场上的士兵，由低向高整齐地排列在山坡上。坟墓中葬的全都是抗日英烈，包括当年驻匡家峪八路军独立师牺牲的九百多名将士，以及匡家峪村抗日民兵大队战死的近百名民兵。解放后，这里建成了抗日烈士陵园，成为人们瞻仰和祭祀抗日英烈的革命圣地。

说来也蹊跷，不知是地势缘故，还是墓地真的有灵，从这里刮起来的旋风，跟别处的旋风还就是有点不一样。它经常从墓地生起，在外围旋上几个圈，而后仍回到墓地，在原地消失；它高大无比，上触天，下触地，犹如一筒擎天巨柱，蔚为壮观；它气势威猛，时常裹挟着尘土沙石、枝叶草屑，扶摇直上，飞速旋转，直刮得遮天蔽日，昏天地暗，令人惊诧不已。

每次旋风升起，卢老七就要发一阵疯，惊呼墓地显灵了。有趣的是，每逢村里遇到大事，卢老七都能通过与旋风的对话，得出吉凶祸福之类的预判。尽管他的预判多数都不准确，但人们仍然愿意抱着浓厚的兴趣不厌其烦地从家里跑出来听他的疯话。在人们的印象中，韩王山自古就是一座神山，是盘龙卧虎之地，许多神奇的故事至今还广为流传。自打这里葬下这么多的抗日将士，人们对韩王山的想象力就更加丰富更加奇妙了。一些擅长编故事讲故事的人，逮住这些活生生的素材，一串串脍炙人口的故事便被他们活灵活现地给编造出来了。在他们的口中，抗日英烈们变成了受上天委派，帮着人间拿妖除怪的天兵神将。打走了作恶多端的小鬼子，他们把尸骨留在人间，魂灵又回归到天上去了。还说，卢老七本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是死过几死又活过来的人，别以为他的话都是疯话，他与墓地中的英魂心有灵犀，他的心灵

可是通着天呢！经讲故事的人这么一描绘，加上卢老七神神叨叨的一惊一乍，许多人尽管嘴上说不信，可心里还是犯嘀咕。

不大工夫，街上就聚集了数百口子，男女老少拥在一起，踮着脚尖，伸着脖子，眺望着村南墓地上呼呼升起的旋风。“出来了，战友们都出来了，你们看，副大队长李要东，一分队分队长韩六子，地雷大王匡金虎，侦察员匡漫水……他们，他们都在旋风里头呢！”卢老七一边呼叫，一边对身旁的一位小伙说：“世勇，快看，你亲爷李要东，瞧他那股精神劲，还是当年那个样子，看见了吧？”世勇捉住卢老七的手，热情地应和道：“七爷，只要你能看见，我都能看见。”世勇理解卢老七思念战友的心情，不想让他扫兴，本来看不见却假说看见了。卢老七接着又捅了下站在他脸前面的一位中年男人，说：“靠社老侄子，你爹，匡漫水，看见了吗？”匡靠社对卢老七阴阳怪气的话听着有点烦，没好气地说：“胡说，哪有我爹，我怎么看不见。”卢老七急了，怒骂道：“王八羔子，你爹分明就在里头，怎么说看不见，你瞎啊？”匡靠社似乎逮住了把柄，咕咕一笑，当即反唇相讥：“七叔，咱让大伙儿看看，是你瞎还是我瞎？”众人哄然大笑。被揭到短处的卢老七，红着脸，照定匡靠社的屁股抬腿就是一脚，随后又攥着手中的香火往匡靠社身上烫，匡靠社就跑，卢老七就撵，没撵几步，匡靠社自知失礼，慌忙返过身来作揖求饶，卢老七将他大骂一通方才罢手。刚把匡靠社治服，有个叫匡二蛮的小伙又出来戏逗卢老七：“七爷，你老别发火，咱实话实说，看见就说看见，没看见就说没看见，刚才你说我的爷爷、地雷大王匡金虎也在里面，我睁大眼睛看了又看，怎么也看不见。七爷，你看这样好不好，你不是说民兵们都在旋风里吗？那你就把他们全都请到村里来算了，让他们跟各自家人见见面、叙叙话，也好让家人们放心。如果你能把他们都请回来，俺们保证信你的话，谁不信谁是个王八，好吗？”

众人嘻嘻哈哈又是一阵大笑。

卢老七只好眼翻着天，一只瞎眼坑像口冷峻的枪眼，哧哧哧地向外喷着蓝色的火焰，嚷道：“臭小子，大白天说梦话，他们都是神，人和神哪能见面？”觉着时辰已到，卢老七不愿再理会他们，规规矩矩往北墙根一站，双手捧着燃烧殆尽的香火打躬作揖，开始向旋风中的魂灵祈求：

“哎嗨呀，战友们，我卢老七有桩心事要求你们，如今村里盛传什么分田风，有的说是福，是好事，有的说是祸，是退回旧社会，闹得鸡犬不宁乱纷纷；哎嗨呀，战友们，旋风代表你们的魂；是福是祸显显灵，给俺个清楚的交代明白的心；是福你就停下来，不要再刮了，是祸你就刮到傍黑六时零七分。”

刚才还在说笑的人们，听卢老七这么一念叨，嘈杂的大街上顿时变得静如一片死水，空气仿佛都凝固起来了。从人们沉闷的脸色和恍惚的眼神里就能看出，他们的心里一定是揣着什么纠结的事，期待这位疯老头子能给求出一个好的兆头。

一九八零年的春天，是一个阳光明媚、处处都洋溢着新气象的美好季节。由于她刚刚从寒冬中脱胎而来，融融的暖意里时常夹杂着阵阵寒流，清新的空气时常被裹着沙尘的大风搅得混混沌沌。外人可能有所不知，卢老七念叨的所谓的“分田风”，其实就是村里目前正在推行的土地大包干。就是这么样一个新生事物，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分歧，从村干部到群众，生生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派。党支部书记匡火鼎主张推行，大队长卢旺堆却极力阻挠。一、二把手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群众出自个人利益的考虑，支持哪一方，反对哪一方，自然都有自己的倾向。

外围站着一个人，面无表情，一声不响，自始至终都在静静地听着卢老七的念叨。这人五十岁上下，穿一身灰色涤纶制服，杂白毛，留着大分头，高颧骨，大长脸，左腮上有一块鸭蛋大小的红痣，红痣上长着一根不下两寸长的白毛。村民们都说，这根毛是他心绪好坏的晴雨表，心情好的时候它软绵绵地耷拉着，心

情不好的时候它就会翘起来，像根蝎子钩，恶狠狠地向上翻着。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匡家峪村的二号人物，堂堂的副支书兼大队长卢旺堆。他一只手夹着烟卷，观着旋风，悠闲地吞云吐雾，一只手不时掸一下落在涤纶制服上的烟灰。当卢老七念叨完那些祈祷的话，卢旺堆便从外围凑到卢老七跟前，和颜悦色地问道：

“七叔，旋风多会儿显灵啊？”

卢老七把将要燃尽的香头向天上一抛，如天女散花一般腾在空中，身边的人只怕被香头烫着，纷纷抱头躲闪，疯老汉笑得前仰后合，然后才回卢旺堆的话：

“快了快了，马上马上。”

话音刚落，风势果然就小了一圈。又停了片刻，旋风带着漫天风沙，像被神葫芦吸着一样，呼呼啦啦，哧哧溜溜，闪电般便在墓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混沌的天空顿时晴空万里，一轮白日高悬，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卢老七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边跳边叫，显灵了，显灵了！分地，大包干，是福不是祸，是吉兆不是凶兆，好日子就要来了！转过脸嘻嘻一笑，冲着卢旺堆说：

“大队长，我说的不错吧？”

卢旺堆沉着脸，锁着眉，长在腮帮子红痣上的那根又粗又长的白毛，好像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拦车杆，晃晃悠悠地就挺起来了，白毛的末梢渐渐向上弯起，瞬间便弯成个可怕的钩状。周围的人一看糟了，猜着卢大队长就要发火了。果不其然，心怀叵测的卢旺堆，冲着卢老七就是一顿大吵：“什么福？分田单干是福吗？亏你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苦还没有吃够是不是？”而后又转向群众，大声喊道：“乡亲们，土地大包干，说白了就是分田单干，这怎么会是福呢？卢老七神志不清，满嘴疯话，大家都不要听他的。”

自打年初村党支部做出推行土地大包干的决定以来，村民中赞成与反对的意见始终就没有停止过。一些目光敏锐的人对此一

针见血地指出，村民思想不统一，根子其实在干部。大包干毕竟牵扯着各家各户的利益，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各自都有各自的盘算。卢旺堆正是利用了村民中的反对意见，明里纵容，暗里支持，存心把水搅浑，逼迫匡火鼎撂挑子，自己好取而代之。卢旺堆话音一落，街上的人们就乱哄哄地争论起来了，争得唾沫星子满天飞，红了脖子黑了脸。

卢老七倒落得逍遥，一个人坐在地上，背靠着半截土墙头，冲着暖洋洋的太阳，两只手伸进裤裆里，悠然自得地逮起虱子抓起痒痒来了。不知谁往他的脸前丢了只烟头，卢老七像老猫发现了死耗子，赶忙爬过去，捡起来往嘴上一叼，然后从地上跳起，钻出熙攘的人群，舞着喊着：“墓地显灵了！好日子就要来了！”向街的一头跑去。

有个小伙，骑着一辆破旧无光吱吱呀呀响个不停的自行车，车后驮着一位姑娘，摇摇晃晃地迎着卢老七走来。到了跟前，两个人下了车，亲切地问道：“七爷，你这是干什么去呀？”卢老七见是他们两个，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把卢旺堆冲他发火的事说出来了。小伙勃然大怒，对身后的姑娘说：“哼！卢旺堆这是怎么了，干吗冲一个残障老头子发这么大的火？”遂安慰了几句卢老七，跨上车子，驮上姑娘，直接就骑到了群众聚集的街头。

小伙叫匡世宗，二十来岁，将近一米八的个头，长得膀大腰阔，四肢健壮，相貌堂堂，加上他一身大黑大蓝的粗布衣裳，看外貌完全不像是个毛头小伙，倒像是个老成持重的中年汉子。他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红脸膛，宽阔的额头像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挺拔的鼻梁像凸起的一座山脊，乌亮的眼球像山鹰的眼睛一样炯炯有神。姑娘是他的叔伯堂妹，芳名匡世玉，十九岁，身材苗条，脸蛋白净，两根乌黑的短辫，像拨浪鼓一样擦着她的耳根摇来晃去。从小学到高中，兄妹俩一直同级同班，从来就没有分开过。如今他们在县城上高中，今年就要毕业高考了，由于课程赶得紧，

不遇礼拜天，平时难得回一次家。

他们的爷爷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匡火鼎。上两个礼拜回家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爷爷的情绪有点反常，平时他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尤其是见了孙子孙女，那股亲热劲就别提有多高涨了。现在他突然变得心神不宁精神抑郁起来，让兄妹俩顿生一种不好的预感，觉得爷爷肯定有什么烦心事瞒着他们。他们问过爷爷，但爷爷不说。后来还是奶奶吴桂贤悄悄向他们吐露了实情，爷爷原来是为土地大包干而闹心。匡世宗是个孝顺孩子，见爷爷不高兴他就心疼。他想帮帮爷爷，让爷爷尽快渡过这一关。可他还是个学生，哪懂得什么土地大包干。既然打定主意要帮，自己就得先吃透上头精神，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帮。也就是在本周，他翻遍了学校阅览室里的有关报纸刊物，走访了县里的有关部门，向农村政策方面的专家进行了虚心请教。领导是这样向他解释的：当前，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对生产经营模式，各地农民都在大胆地试，大胆地创。小段包工也好，联产责任制也好，土地大包干也好，各种生产经营模式目前都还处在一种试验阶段，什么时候试验成功了，试验出一个被大家共同认可的、与现有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可供普遍推行的生产经营模式，上头才有可能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适时发出一个决定，要求各地统一执行。但现在还不到时候。政策专家们还对他说，当前，各级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带头解放思想，虚心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不要横挑鼻子竖挑眼，更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

匡世宗年轻有文化，经县里的人这么一解释，心里像亮起一盏灯一样马上就豁然开朗了。开始提出搞大包干的时候，爷爷本来没有多少顾虑。后来由于卢旺堆的反对，爷爷才变得顾虑重重小心谨慎起来。爷爷毕竟是过来人，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挨过那么多的批斗，有点顾虑也可以理解。六十年代初，匡火鼎就在村里搞过“小包工”。“文革”时期这事竟成了他的一

条主要“罪状”。卢旺堆当时是大队长，是匡火鼎一手培养起来的年轻干部。运动一来，卢旺堆的脸就变了，变得比舞台上表演的变脸戏法都快。他自封为红卫兵司令、村革委会主任，对培养他的匡火鼎进行了没完没了的批斗。偏偏在这个时候，匡火鼎在北京做大官的老首长——抗战时期驻匡家峪八路军独立师原政委肖军——也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了。卢旺堆抓住他跟肖军之间的关系大做文章，批判他是肖军安插在匡家峪的黑爪牙，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当时的大街上、大队部、家门口，到处都贴着声讨肖军、批判匡火鼎的大字报。大字报里还夹杂着一些漫画，漫画画得十分丑陋，却又缺乏功力。有一张漫画至今他还记忆犹新：画面上画着一辆飞速行驶的马车，车帮上写着“复辟资本主义”一行字。赶车的人是肖军，站在车上，手里挥着鞭子，抽打着辕中奔跑的马，嘴里吆喝着：“认准资本主义大道，快跑！”漫画中的马，画的是匹人头马，如同法国酒“XO”的商标，马身上写着“匡火鼎”三个字，头上边还写着匡火鼎的旁白：“老马识途，不会迷失方向。”那个时候，匡火鼎晚上挨斗，白天照样坚持工作。他整天乐呵呵的，逢人便说：“抗战的时候，小鬼子都没有要了我的命，我就不信他卢旺堆，一鸡巴能把天戳破。”就这样，卢旺堆折腾了一年多，最后不仅没有把匡火鼎打倒，自己反倒被逐出了支部班子，副支书、大队长都不让干了。有人说，匡火鼎北京熟人多，光独立师的老首长就有一大帮，他卢旺堆哪里是匡火鼎的对手？纯粹是姥姥看外甥——瞎忙活；坷垃地撵旋风——空费劲；瞎子点灯——白费蜡。卢旺堆下台之后，不可一世的他马上就变成了一副奴才相。他多次求见匡火鼎，又是赔礼道歉，又是表决心悔改，痛哭流涕的样子着实让人动容。匡火鼎看他认错态度蛮诚恳，心一软，就让他官复原职了。复职以后，卢旺堆野心不死，心里仍然觊觎着党支部书记的位置。心想既然“文革”时没有把匡火鼎打倒，那就来一次和平演变，反正他年纪大了，秋后蚂蚱——蹦

蹑不了几天了，哄他开心，取得信任，到时让他自动将权力交给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除了小心谨慎地配合匡火鼎的工作，还主动托媒人将自己的独生女儿卢花，许配给了匡火鼎的二孙子匡世勇，指望以此来拉近与匡火鼎的关系。

今年年初，党支部在研究由匡火鼎亲自提出的推行土地大包干的工作时，卢旺堆一反常态，奴才相说变就变，变成了一副凶神恶煞的黑脸。他一面讲“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一面指责匡火鼎只顾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批评他是死不悔改的老右倾。当时群众中流传着一段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大包干儿，各顾各儿，过得孬好靠自个儿；今儿分地，明儿牵牛，拆了牛棚分砖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卢旺堆时常以这段顺口溜，作为群众反对大包干的佐证来批评匡火鼎。“匡叔，你都六十多岁的人了，做事怎么总是心血来潮？以往的教训还少吗？领导目前只是口头上泛泛地号召，让下面大胆闯、大胆试，并没有一定要求落实。大包干以前就被当作资本主义受到过批判，现在又要搞，今天说它对，明天又说它错，搞错了谁负责啊？你是不是觉得，过去挨批斗挨得还不过瘾，还想再挨一次？经卢旺堆这么一吓唬，被历次运动整怕了的匡火鼎，一颗火热的心马上就凉了下來。一面是上头压，一面是下面顶，被夹在中间的匡火鼎，感觉像坐在鏊子上被煎烤一样难受。就在这当口儿，北京那边打来了电话，来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老政委肖军。前不久他刚被平反昭雪，现已官复原职。“祝贺你啊老政委，我们终于等来这一天了。”匡火鼎激动得忍不住老泪纵横。他如实汇报了村里的工作。肖军不满意，开口就批评：“我的匡大队长，你啥时变成小脚妇女了？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风风火火打小鬼子的匡火鼎哪去了？人老思想不能老啊！革命老区要带头搞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活路，只有改革才能让老区人民尽快富起来，不然我们就没法向老区人民交代。”被批了一头虚汗的匡火鼎，只一个劲地说：“一定一定……”

请老政委放心……老区不能落后……”

放好自行车，世宗和世玉走进人群中间，一声不响地听着人们纷乱而激烈的争论。村民匡靠社、瘸三晃，还有一个叫仙桃的年轻女人，如同三英战吕布一样围着一个叫卢小九的小伙，辩论得正难解难分。世宗世玉站在一旁，没有听几分钟就被卢小九发现了。他中止与三个人的辩论，礼貌地问道：“世宗哥，啥时回来的？”“刚回来。”匡世宗说，“老同学，你们这是吵什么呀？跟斗鸡似的。”卢小九是匡世宗初中时的同学，从小就十分要好。说：“世宗哥，也就是刚才，疯七爷老毛病又犯了，冲着旋风神呀鬼呀地数叨了一阵子。数叨中他说了一句话，说墓地显灵了，大包干是福不是祸，好日子就要来了。也就是这么一句话，竟然把大队长卢旺堆给惹恼了，劈头盖脸就把七爷吵了一顿，而后又把村民们教训了一顿。这不，经卢大队长这么一把火，就把这场争论的大火给点起来了。我只为七爷说了几句公道话，匡靠社、瘸三晃、仙桃三个人就不依了，好像我欠他们家八辈子祖债一样，围住我就没完没了地争论起来了。世宗哥，你是城里的学生，见多识广，你来评评这个理，是他们的错，还是我的错。”

匡世宗呵呵一笑，向三个人跟前凑了两步，说：“靠社叔、三晃叔，仙桃婶子，墓地会不会显灵，我不说你们心里也清楚。我只是想说，七爷他那么大年纪了，又身负残疾，你们用不着跟他较真儿。墓地里的英烈，是他生死患难的战友。七爷对战友们的感情，不是我们这些常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人都残成了这个样子，还念念不忘为乡亲们祈福，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去理解去尊重他吗？”

三个人辩解道：“说实话，我们计较的并不是疯七爷，而是土地大包干。大队长刚才说了，土地大包干就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就是复辟旧社会。你说，在大是大非面前，难道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贫下中农子弟能听之任之坐视不管吗？”

话听着倒是怪冠冕堂皇的。“土地大包干怎么能与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二者本就不是一码事。”匡世宗带着刚刚从县里学来的政策知识，底气十足地说，“实行土地大包干，只是土地经营方式上的一种变革，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这么做的好处在于：明晰了生产责任；体现了多劳多得；还经营自主权于农民；鼓励一部分人勤劳致富。这难道不好吗？”

匡世宗有理有据的解说，使得周围的人渐渐都停止了争论，纷纷围拢过来。

匡靠社今年三十多岁，尖嘴削腮，骨瘦如柴，支耷着头发，趿拉着鞋片，涂满油垢的衣裳亮得跟镜子似的，散发着扑鼻的汗臭味。他有个烈士父亲，就是疯七爷刚才说在旋风里显灵的那个匡漫水。多年来，匡靠社仗着根红苗正出身好，整天吊儿郎当不干活，群众称他大懒汉，队长叫他“鬼见愁”，至今连个媳妇都没混上。一说大包干专门就是为治像他这样的懒汉，他便一头扑到卢旺堆的麾下，帮着人家跟匡火鼎闹。听了匡世宗刚才的话，他像被人捏住了睾丸一样就跳起来了，指着匡世宗的鼻子吼道：“你一个毛孩子，乳臭未干，胎毛未退，竟敢在长辈们面前不知天高地厚地信口开河，你懂不懂啥叫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人人有饭吃，不能饿死人。照你这么说，地都分到户了，那些不能干活的瘸子、疯子、傻子、瞎子、哑巴、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没人没手的户，让他们怎么办？都喝西北风啊？都把你们饿死啊？”卢小九听得不耐烦了，当面揶揄道：“匡靠社，你说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应该再加上一句，社会主义同样不能养懒汉，你说是吧？”匡靠社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羞得像猴腩一样，在众人嘻嘻哈哈的取笑声中，他厚着脸皮说：“我懒我有资格，我祖上三代佃农，我爹为国捐躯，抚养烈士子女是集体的义务，难道不应该吗？你倒想偷懒，你有这个资格吗？”“靠社叔，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匡世宗批评道，“像你这样的出身，村里多的是，

有几个像你这么懒的？”

匡靠社不服气，梗着脖子还要犟嘴，却被憋着一肚子火气的瘸三晃将话头抢了过去。他四十岁不到，瘸腿，黑皱脸，杂白头，杂草一样的发根下，布着一层像虱子一样的饲草粉末，一身补丁擦补丁的旧衣裳，穿在他歪歪扭扭仿佛一棵枯老树干的身上。他的家里，除了一个病恹恹的老婆，还有五个不大懂事的孩子，人多劳力少，生活的确很困难。队里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当饲养员，大小牲口喂着七八头，每天挣十分工，加上按人头分的粮食，吃饭还可以凑合。听说大包干以后要分牲口拆牛棚，饲养员不能干了，这下可把他惹急了。他颠着瘸腿，翘着膀子，向匡世宗嚷嚷道：“小子，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跟你爷爷完全是一个腔调！你说，像我这样的家庭，残的残，病的病，老的老，小的小，以后靠什么生活？打算把俺全家的嘴都封住啊？请转告你的爷爷，他就是说一千道一万，也解决不了俺家的吃饭问题，谁也别想搞大包干，谁如果坚持要搞，我就把俺全家搬到他家去住，让他给养着，大不了拼上这条命！”

匡世宗看他很冲动，微笑着安慰道：“瘸叔，先别激动，实行大包干并不是说困难户都不管了，困难户又不只你一家，大队一定会给予统筹考虑的，你就放心好了。”瘸三晃一口气还没有缓过来，那个叫仙桃的女人像鸡叫一样尖声尖气地就嚷起来了。看样子她就三十来岁，长得白白净净的，穿得花花绿绿的，说话娇里娇气，走路像个风摆柳，一看就是个轻浮不安分的主。她有个双腿残废的丈夫，叫卢双石，别说干活儿，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卢旺堆看在本家兄弟的分上，就安排这位弟媳妇在生产队当上了仓库保管员。保管员是个美差，不受风吹日晒，工分跟整劳力挣得一样多，仙桃自然要感恩这位自家哥。可惜好景不长，实行大包干的风声很快就传到了她的耳膜，有人还添油加醋地对她说，实行大包干以后生产队就解体了，仓库保管员就当不成了。惶惶不

安的仙桃赶忙找见卢旺堆，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卢旺堆说上头根本没有这个精神，这都是匡火鼎一个人的主意，想当保管员就叫上一伙儿人去跟匡火鼎闹，他不答应，你们就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闹得越大越好。仙桃果然听话，纠集一帮人天天到大队、到家里哭叫，弄得匡火鼎整日不得安宁。刚才匡世宗的一番话，不仅没有将仙桃安抚住，激烈的情绪反而更厉害了。她边哭边可怜巴巴地哀求道：“世宗侄子，小婶我求你了，看在俺家半死不活的男人的分上，请你回家跟俺火鼎叔美言几句，让他收回他的主意吧，不要再搞大包干了。”说着就坐在地上，天啊地啊地号啕。

前边的三个人刚说罢，接着又有几个人争着抢着诉说起各自的家庭困难，说来说去都是同样一个要求——取消土地大包干。回来之前，匡世宗在向县有关部门咨询政策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群众会提出这么多的具体问题。除了像匡靠社这样的懒汉有点胡搅蛮缠，瘸三晃等人反映的情况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少数人合情合理的担忧，匡世宗尽管一时讲不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但他仍然愿意当着大家的面讲几句宽心话，让大家理解，让大家放心。他说：“即便实行大包干，集体也不会抛下大家不管，请大家相信，党支部一定会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他的话设身处地，充满感情，人群中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站在人群外围的卢旺堆，先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在看匡世宗的笑话，没想到到了最后，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从这次开始，匡世宗就成了卢旺堆心目中的一颗钉子。

2

匡家峪位于太行山腹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山清水秀，物阜民丰。位于村南的韩王山，山势险峻，雄关漫道，险隘重重，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传说秦末楚汉相争，大将韩信曾在此屯兵打仗，韩王山也因此而得名。村子的北边有条云青河，清澈的河水沿着绿树成荫的河道，弯弯曲曲，呜呜咽咽，由西向东蜿蜒而去。继韩信之后，明代大将军朱云青曾在沿河两岸率兵镇守，抵御西部乱匪。由于他治军有方，秋毫无犯，百姓为感念他的英明，后就把这条河称为云青河了。

历史上的事往往会重复上演，被古人看重的军事要塞，到了现代军事家的眼里，这里仍然是兵家必争之地。一九四零年秋，八路军独立师一支数万人的队伍，奉上级之命，浩浩荡荡开进了韩王山、云青河一带。部队在这里驻守了五年多，坚持一边发展壮大抗日革命根据地，一边同日寇展开浴血奋战，直至抗战胜利，才由此转战到全国其他战场。期间，独立师师部就驻扎在匡家峪，使这个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山村，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支部队乃至整个根据地的核心。

部队刚进驻匡家峪的时候，匡火鼎当时并没有在村。因为背负一桩人命大案，迫使他在外地逃亡了五年多。

一九三一年，匡火鼎的父母由于偿还不起本村大地主张善义